

沈從文、張兆和 《沈從文家書》

◎胡衍南



沈從文家書／台灣商務／八月

文學的外部研究，總離不開運用作者及其生活環境的認識，去理解作品的形式與意義。其中，尤其是作家本人的日記、書信，最能具體呈現創作旨趣及時代氛圍。面對風雲詭譎的二十世紀，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研究，自然更爲依賴這些第一手材料。於是，由沈從文妻子張兆和編輯出來的《沈從文家書：1930-1966 從文、兆和書信選》，便顯得彌足珍貴了。

這部書信選集共分十個部分：「劫餘情書·日記」看到的是熱烈追求著愛情的青年沈從文，以及尙不滿二十歲卻已靈秀自持的張兆和；「湘行書簡」乃散文名篇《湘行散記》的原創素材，一篇篇盡是作家給新婚妻子的家信和素描；「飄零書簡」是作家在抗戰初期逃離北平，一路輾轉流離到昆明的系列「美麗」家書；「霽清軒書簡」和「嚙語狂言」，留下的是沈從文在一九四九年終止文學事業、離開北大中文系講壇、謎一般地陷入精神失常期間的文字材料；「川行書簡」和「南下通信」，分別是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赴川參加土改、以及中期三次南行的書信紀錄；「跛者通信」和「跛者的抒情」，內有不少夫妻兩人關於文藝創作的對話，雖然殘缺卻也十分難得；「臨深履薄」則是沈從文在編纂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時期的通信，呈現作家在文學創作外的另一種熱情，宛若和煦的冬陽。

對於沈從文這樣一個和茅盾、巴金、老舍齊名，同時又最爲台灣讀者所喜愛的三十年代作家，《沈從文家書》著實提供我們更多認識他的機會。畢竟，打從年輕便在江湖上流浪的他，對於人類世界的諸種醜陋與華美，早就有超脫於常人的深刻體驗，這正是爲什麼他的作品總給人悠悠之感的緣故。過去基於材料的限制，我們只能從作品中虛擬他的心境，頂多藉由《從文自傳》揣測他的寫作意圖；現在有了這份資料，或許我們該回去重新讀過他的每一部小說，甚至因此重新理解沈從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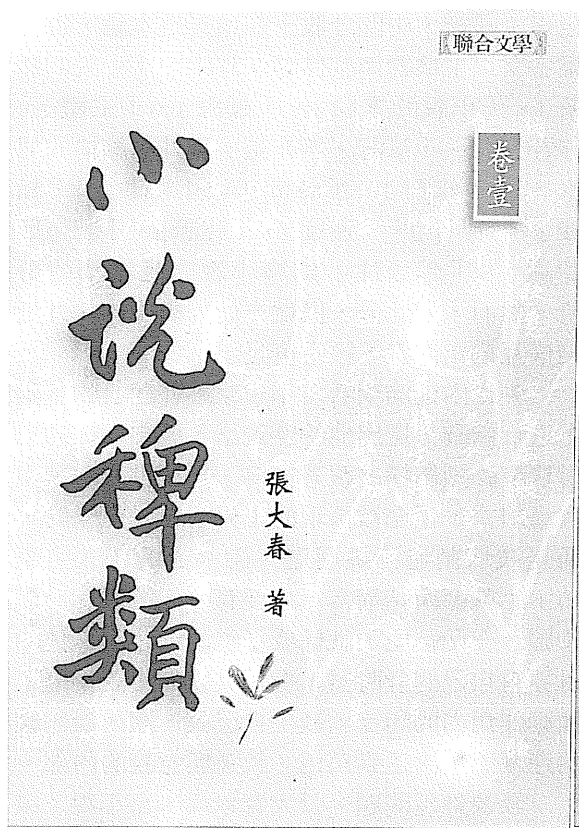
難道不是嗎？畢竟連他的妻子，都在書的〈後記〉裏這麼說道：「我不理解他，不完全理解他。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，但是，真正懂得他的爲人，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，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。」張兆和尚且如此，何況是作爲讀者的我們？

不過，單單只把《沈從文家書》當作研究材料或是歷史文本，卻又過分貶抑了它的文學

價值。因為，和其他同時期作家不同的是，都是散文好手的這對夫妻，兩人間的書信絕非止於事件的交待而已。其中的每一段往返，都有太多的感情寄託，太多的心靈沉澱，細細咀嚼便能品味它的藝術芬芳。所以，閱讀《沈從文家書》你可以有歷史的理由，也可以有文學的藉口。

張大春《小說稗類》

◎江寶釵



小說稗類／聯合文學／四月

誠如張大春在〈預知毀滅紀事：一則小說的啓示錄〉所說，小說這個體制，在「主流」西方書寫史上曾經無數的變化，或被縮而減之，或擴而張之，其過程係預知、記錄、決定論及目的論的糾結結果。《小說稗類》這本書，即陳述此一過程的嘗試。

從此我們覆按全書的體例。儘管張大春的論述挾帶著濃厚的解構精神，當我們必須綜覽其內容時，仍不得不回歸小說結構理則，方得